

小河丁丁 著

“Since1976《少年文艺》爱藏嘉品”系列丛书

# 松鼠拜年

少年文艺

爱藏嘉品  
SINCE1976

《少年文艺》  
人气作家倾心爱藏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河丁丁 著

# 松鼠拜年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风拜年 / 小河丁丁著.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1

(Since1978《少年文艺》爱戴藏品丛书)

ISBN 978-7-5346-8903-1

I. ①丁… II. ①小…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4794号

- 书 名 Since1978《少年文艺》爱戴藏品——松风拜年  
著 者 小河丁丁  
责任编辑 赵 玲 王 可  
书籍设计 陈泽新  
封面绘画 画儿腾天  
版式制作 王杉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8903-1  
定 价 1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 目 录

松鼠拜年·····	001
袖套师傅·····	008
神秘的笑声·····	017
撑架姑娘·····	028
怦怦怦·····	034
小斗笠·····	044
本草公公·····	051
葬花吟·····	068
福祿峒·····	083
彩船·····	097
草鞋婆婆·····	108
老四的宝藏·····	123
稻草人的冬天·····	136
茱萸会·····	145
茶醉·····	152
镇上有个老顽童·····	165
跟蝴蝶比赛·····	177

# 松鼠拜年

001

松鼠  
拜年

那天下午两三点钟，快要散集了，我和爸爸从竹木行经过，一个乡下卖木器的情热地叫住爸爸，攀谈起来。

入了冬，虽然还没有下雪，北风冷得割肉。我站在那儿，双手缩进袖子里，仰头望着那人，见他三十出头，粗脖子大脑袋，五官马马虎虎，好像是用斧子胡乱砍斫的木偶，更加不高兴，就对爸爸说：“走呀，走呀！站在这里吹风！”可是那人说个不停，爸爸只得不停地附和：“嗯。”“是啊。”“哦。”连我这样的小孩子也听出来了，那人不过是想叫爸爸买一件木器，却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直说。

真想叫爸爸买一件了事，然而那人的木器比他的长相还要马虎，那些床呀、桶呀、椅子呀，全是用松木打的，表面没有刨光，到处都是木刺。尤其是那张小板凳，凳面上还有一个节疤。

爸爸不肯走，我就坐在小板凳上，卖木器的顿时眼中放光，对爸爸说：“小老侄喜欢这张小板凳，你拿去吧！不要钱！”

我说：“我才不喜欢！”

爸爸却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对卖木器的说：“家里别的都有，小板凳倒还缺一张。”

卖木器的嘿嘿笑着，脸上现出羞愧而又感激的神色，也

不再虚情假意，找了爸爸两块钱，说：“我做的东西样子不好看，但蛮结实的，就像我这个人。”

他这么一说，爸爸笑了，我也笑了。真的呢，他的木器丑是丑，倒是舍得下料，这张小板凳凳面有两寸厚，凳腿有胳膊粗，提在手中沉甸甸的。

因为小板凳名义上是归我的，回到家我就从对门木匠家借来一把刨子，要将凳面刨平。没刨几下，那个节疤松动了。节疤是树干中长出的枝条，与树干结合处有缝隙，我用柴刀的尖头敲一敲，它就掉下去，凳面上出现一个椭圆形的小洞。

我举起小板凳，从小洞朝爸爸妈妈望。

爸爸说：“把节疤塞回去，堵住那个洞。”

不等我开口，小板凳用那个小洞说话了：“别堵呀，这是我的嘴巴。”

爸爸说：“板凳是用来坐的，要嘴巴做什么？”

小板凳说：“我会讲故事呀。”

妈妈不以为然，“一个小板凳，才打成几天……”

妈妈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年长的人，见多识广，才有好故事。没想到小板凳说：“作为小板凳我才打成两三天，作为一棵树，我有五百岁了呢。”

一家人都有些吃惊。凳面是竖着从树干上锯下来的，不好数年轮，但是从木纹的形状和质地看得出来，这确实是棵老松树。

小板凳接着说：“以前我在山上，胳肢窝里有个树洞，住着一窝松鼠，成天在我身上跳来跳去，多快活啊。每年每年，我会结出好多好多松果，我身上的松鼠吃一些，藏一

些，剩下的就送给别处的松鼠。我的松子质量是上好的，又饱满，油又多，香香的。别处的松鼠把我的松子埋下，等它们长成松树，也有吃不完的上好松子啦。为了表示感谢，别处的松鼠年年都来拜年，用小棍子挑着新采的松果，一头一个，还要敲锣打鼓呢。然后要开松果宴，在树枝上坐成排，斯斯文文地吃。”

妈妈说：“原来松鼠跟人一样，懂得礼尚往来。我们人到了春节，你给我送打粑粑（糍粑），我也给你送打粑粑，我给你送腊肉，你也给我送腊肉。”说罢，不满地睨我一眼。

妈妈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今年正月，妈妈带我去“过人家”。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过人家的人，都用棒子挑着礼物，一头是腊肉，另一头是打粑粑，妈妈也是如此。我说：“真是自找苦吃啊，打粑粑和腊肉谁家没有啊，你送过来，我送过去，那还不是抵消了，还不如来也不送，去也不送，空着手多轻松。”

当时妈妈不知道怎么反驳我，只是冲我瞪了瞪眼，我越发觉得自己有理。此时知道松鼠也是这样做，我脑海里出现好大一座山，山上耸立好大一棵老松树，好多松鼠在山路上排成队，竖着蓬松的尾巴，挑着松果奏着鼓乐朝老松树走去。树上的松鼠正在张望呢，也是竖着尾巴，一翘一翘的。客人到了树下，主人会下来迎接的吧。上了树，主人收下客人的松果，会拿出自己的松果来招待客人吧。主人收下客人的礼物，也不能当场拿来招待客人，要煮自家的东西给客人吃。原来人跟松鼠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咧嘴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

小板凳接着说：“松鼠开宴还要唱歌的呢！”略停一下，就唱起来：“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松果多得数不来！新年好，新年好！松子好得不得了！谢谢你呀，松树爷爷！”

哈，真想去给松树爷爷拜年，跟松鼠们排排坐，一起来唱歌。

小板凳却长长地叹息一声，伤心地说：“可惜那棵老松树被木匠砍去做了家具，原来住在树洞里的松鼠也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等到正月里，别处的松鼠又要来拜年，连树苑也给木匠当柴烧掉了。”

爸爸妈妈互相瞅瞅，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小板凳。

在山上的时候，老松树多么快乐啊，每年结出好多松果，松鼠们欢天喜地，采呀，藏呀，剥来吃呀，还要送人，到处播下新的树种，还能收获那么真诚的感谢。现在变成了一件一件的家具，山上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想了想，拿着小板凳往屋后走去。

爸爸问：“你干什么？”

我回答：“我把小板凳种在菜园里，让它发芽，长成一棵新松树！”

爸爸说：“树不能种在菜园里，长大了会荫着蔬菜的。镇子北边靠近大山不是有个光秃秃的黄土岗吗？那才是种树的地方。”

妈妈咯咯直笑：“小板凳哪里还能发芽？”

小板凳也说：“松树不能这样种，要有松子才行。”见我闷闷不乐，又说：“我知道你心好，真的很感谢你。”就这一句话，让我的心变得柔柔的，软软的。我知道，小板凳



拿我当好朋友了。

好朋友是无话不说的，而且要私下里说，在屋后，在阁楼上，在睡房里——晚上我还把小板凳拿到床上，跟它交头接耳。

有一次我跟人打架，门牙给打掉一颗，哪敢告诉大人呀，吃饭也不敢当着大人面抬头。到了晚上，我告诉了小板凳。小板凳说：“我也打过架的，跟狂风暴雨打，有一次树枝都折断了。你的牙齿就跟我的树枝一样，很快又会长出来的。”

有一次我因为个子矮被人嘲笑，小板凳说：“别理他们，你会长高的。五百年前我还是一棵小树苗，只有几寸高，四周的茅草都笑话我呢，可是我后来长得多高呀，都要挂住天上的云了。”

还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孩子头，他就联合所有的小伙伴，要孤立我，谁也不许跟我说话。小板凳说：“没有关系的呀，大家都疏远你，说明你会长成大树。五百年前，要是茅草都来亲近我，反倒是挡住阳光，把我荫死了。在山上，越是大树，跟别人距离越远。越是小草，彼此之间越是亲密。”

……

伤心寂寞的时光最难熬，有了小板凳，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我得预备“百宝袋”了。

我们镇上的风俗，大年初一，小孩子一大早就提着“百宝袋”家家户户去拜年，把主人打赏的糖果装在袋子里，要比谁装得多呢！

我把书包倒空，对小板凳说：“明天我拿这个当百宝袋！”

小板凳想起它在山上的时光，变得沮丧起来，“每年正月初一，会有好多松鼠结伴给我拜年，还要唱歌……可是它们明天要扑空了……”

想象那些松鼠兴冲冲地来到老松树那儿，只看到一个大坑，连树苑都没了，我也很郁闷。

晚上要守岁，等到座钟当当当响了十二下，我才打着哈欠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阳光照得窗玻璃明晃晃的，堂屋传来欢声笑语——

啊呀！有人来拜年了！我醒得太迟了……

我快速穿好衣服，跳下床，背上“百宝袋”出去拜年，跑到堂屋却愣住了：

来我们家拜年的除了一个大人，还有一群松鼠，个个挑着松果，脚上沾着雪泥。

那个大人就是将小板凳卖给爸爸的乡下木匠。

见到我，妈妈眉开眼笑，“你起床了啊，我正要去叫你呢。你看你，扣子都扣错了，叫客人笑话。”

爸爸则告诉我：“这些松鼠是给老松树拜年的，可是老松树被这个木匠叔叔打成家具卖掉了，松鼠们只好跟他来找老松树打成的家具，给家具拜年。”

我还没有完全清醒呢，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

松鼠们来到我脚边，吱吱喳喳地说：“小板凳在哪里？”“快拿出来！”“我们要给它拜年！”“我们天一亮就去拜年，只看到一个大坑，是山雀带我们找到木匠家。”

木匠挠着后脑，用将功补过的口吻说：“还好，老松树打的家具全卖给镇上人家了，我记得是哪几家。”

这下我什么都明白了，正要回睡房拿小板凳，小板凳自己叫喊着跑出来，“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好想你们！”

松鼠们围着小板凳，七嘴八舌，小板凳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一个才好，接着就哽咽起来，把几只松鼠惹哭了。

妈妈也感动得泪光盈盈。

木匠叔叔搓着手，红着脸，很不自在。

爸爸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怎么能哭呢？而且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小板凳在我们家挺好的，跟丁丁是好朋友呢。”

松鼠们止住哭泣，把松果摆在小板凳上，齐声唱起歌来：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松果多得数不来！新年好，新年好！松子好得不得了！谢谢你呀，松树爷爷！”

它们唱了一遍，又唱第二遍，第三遍。我拍着手，跟它们一起唱。唱完了，爸爸妈妈请木匠叔叔和松鼠们到桌上吃糖，喝茶。我抱着小板凳，陪远道来的客人说话。

拜年喝茶，只是做做样子，木匠叔叔和松鼠们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告辞，要到别家去找老松树打的家具。我当然要跟着去啦。每到一家，我们都给老松树打成的家具唱歌，给主人送松果。主人就请我们吃糖果喝茶，还把花花绿绿的糖饼往木匠叔叔口袋里塞，往我的“百宝袋”里塞，用红线拴起来挂在松鼠挑东西的棍子两头。

家家户户都说要把松子种起来，就种到镇子北边那个光秃秃的黄土岗上。我们家也不例外。

爸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松树十年就长大了。十年之后，黄土岗会长出一片松林，引来好多松鼠吧，到那时我要去给松鼠拜年呢，小板凳也去！

# 袖套师傅

镇上有三个裁缝师傅：金师傅，铁师傅，袖套师傅。

金师傅手艺最高明，旗袍，中山装，不在话下，偶尔还给戏班子缝戏袍。遇到生客上门，质疑他的手艺，一句“我龙袍都缝过”必定叫人哑口无言。不消说，金师傅生意最兴隆，忙不过来的时候，不是熟人还不接你的活呢。

铁师傅手艺也不差，但是没有缝过戏袍，名气不如金师傅响亮。你穿上铁师傅做的衣服，总不像穿上金师傅做的，逢人可以道一句：“这是金字招牌！”于是乎，铁师傅生意比金师傅要逊色不少，工价也要差一等。

袖套师傅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又是外地人，人们要做新衣，首先想到金师傅，然后想到铁师傅，只有这两家都忙不过来，自己又等不及，才肯把活儿交给他，尽管他工价最低，笑脸最好。这样一来，袖套师傅整日清闲，就连袖套、围裙、褙裤这样的杂活也肯接，甚至连麻袋都给人缝过——没有叫他麻袋师傅，算是口下留德了呢。所以他尽管干着裁缝这样的好行当，三十好几竟然娶不上妻，也就不足为怪了。

眼见又到年底，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添置新衣，看到人们拿着新买的布料径直从门前走过，头都不朝这边偏一下，袖

套师傅说不出的落寞。然而他有一宗好处，就是心态平和，既不嫉妒金师傅，也不嫉妒铁师傅。金师傅那是金字招牌，铁师傅不如金师傅，却也算硬牌子。他也不怪自己手艺差，人比人，气死人，何必呢。等到金师傅铁师傅忙不过来，总会有顾客匀到自家来。“一棵小草有一滴露水养着呢。”他用这句俗话宽慰自己，不慌不忙端着水烟壶，坐在门边躺椅上，安然地闭着眼，不时又咕噜一口。

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红红的冬阳从街道上空斜照，落在身上有些微暖。袖套师傅想要打瞌睡，却听见有人来到店前，影子落在他身上，有些凉。睁开眼，跟前是个陌生的瑶山老阿婆，头帕包成一个巨大的螺形，叫人担心她的脖子呢，身上是古老的圆领斜襟外套，宽宽大大，下摆都遮住膝盖了。

见她胳膊上挽着一幅印花蓝布，袖套师傅坐起来，指着南边说：“金师傅的裁缝店还要往前走半条街，挨着伞店。”

这种陌生顾客，往往是慕名来找金师傅的。老阿婆却讪讪一笑，露出闪光的金牙鲜红的牙龈，“金师傅那里谈不拢。”

袖套师傅便又说：“铁师傅在街口，门前有棵鸡爪树。”不是每个顾客都受得了金师傅的高工价和牛脾气，谈不拢的，必定要找铁师傅。

老阿婆又是一笑，没有移步的意思，“铁师傅那里也谈不拢。”

袖套师傅也笑了，“我说呢，怎么找到我这里来……我这个袖套师傅，名声不好听，倒也没有人说我做的衣服不合

体。”

老阿婆把布料递给袖套师傅，期待地说：“合体就好，我要做件褂子，身上这件太不合体了。”

袖套师傅看一看布料，说：“这布不错，耐穿又耐看。”站起身，将布料放在裁剪台上，拿软尺给老阿婆量尺寸。

先量领口。

软尺刚刚围在脖子上，老阿婆的脑袋往上一蹿，脖子变成洗衣槌那么长。

袖套师傅吓了一跳，商量着说：“这么说还得量一下脖子有多长，这么长的脖子露出来，冷且不说，像只火鸡。”

“对呀！”老阿婆拍了一下巴掌，“我到金师傅那里，到铁师傅那里，人家一看我的脖子就不敢接手，说是从来没有做过。”

“你身材奇特，要的衣服也奇特，人家是怕坏了名气。不过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我是袖套师傅。”袖套师傅心里这样想，比着脖子量出领子的高度，用粉饼写在布料上，委婉地开了个玩笑，“做了这么多年衣服，我才是第一次量领子高度，一般人量一下领口宽度就行了。”

老阿婆不好意思，一下子将脖子缩回去。

接下来量肩宽。

软尺往肩上一搭，老阿婆双肩就塌下去，变成一个“八”字。

袖套师傅说：“你肩膀撑平呀。”

老阿婆说：“我的肩膀平时就是塌塌的，到镇上来怕人家笑才故意撑平，这样子好累。”

袖套师傅有些犹豫，“我照平的量还是照塌的量？”

老阿婆说：“你就照塌的量，在山里大家都不笑我，合体就好。”

“包你合体。”袖套师傅就着斜肩量好尺寸，记下，暗自琢磨这件衣服怎么裁才好，一边又想，换了我是金师傅铁师傅，恐怕也不愿意接这样的活。尺寸样式奇奇怪怪，一不小心就会出错。一转念，又同情老阿婆，感叹说：“你做一身合体的衣服，不容易啊。”

“是啊，不容易啊。”老阿婆颇为感动，“你是真正的好裁缝，肯体谅人家的难处。我好几年才下山做件新衣，这个也怕麻烦，那个也怕麻烦。”

“好裁缝”三个字，袖套师傅觉得好陌生啊，做裁缝快十年了，受到的奚落是数也数不清，几时有人说过他是好裁缝？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对老阿婆说：“你放心，我活儿不多，保管尽心尽意给你做。”

接下来又量胸，量背，量腰和手臂。不出所料，全跟常人不一样，胸是小小的，腰是宽宽的，背是长长的，手臂格外细。难怪她要穿那么大的褂子，是要遮丑。

量完了，袖套师傅睨一眼亲手记下的匪夷所思的数字，有些不放心，又量一下老阿婆的肩，核对一下，明明是没有出错。便说：“我今天就开始做，你下次赶集来取。”

“好啊好啊。”老阿婆笑咪咪的，拿出钱袋，“我先把工钱留下。”

袖套师傅说：“这个不急，来取衣服时再付钱吧。”

老阿婆说：“迟早是要付钱，迟付不如早付，免得心里

牵挂。”

“山里人就是耿直！”袖套师傅由衷地赞叹一句，收下钞票。

老阿婆欢欢喜喜离去了。

袖套师傅将印花蓝布铺开，拿着粉饼，却又犯了愁。看着那些数字，想着那个老阿婆，总觉得这件褂子十分可疑。

然而工钱都收下了，只好咬一咬牙，在布料上划下第一条线。

画着画着，又悄悄喜悦起来：这样身材特殊的顾客，第一次让人家满意了，以后就会成为老主顾，而且山里人是一个带一群的呢。

画着画着，早有预料的困难出现了。普通人的褂子，领子料出在哪里，袖子料出在哪里，都是有定规的，袖套师傅按照常规把裁剪图画出来，发现料子不够。再三思量，不是料子不够，是各部分的位置要重新安排，于是换一色粉饼，重新画过。

裁剪图终于画好，天也黑下了。

正好，可以关上铺门，安安心心缝纫。袖套师傅就像当初做学徒那样，急于看到自己独立完成的新衣，连夜饭也顾不得吃。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缝纫机响呀响，先是有些迟疑，而后就不管不顾一路踩下去——布料都剪了，担心又有什么用。

褂子缝好了，前看后看，领子长得像袖套，肩膀窄到不像肩膀，根本不成形。袖套师傅不禁叹了一口气，自言



自语地说：“这样一个人，一辈子要挨多少白眼啊……当初亏她嫁得出去。”想起老阿婆的话，“在山里大家都不笑我”，又不得不钦佩山里人：“还是山里人厚道，不爱冷言冷语。”

肚子饿得咕咕叫了，袖套师傅把褂子放下生火做饭，而后小酒小菜，自酌自饮，慢慢儿吃到半夜，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袖套师傅正在给新衣上襟扣，铁师傅从门口路过，打雷似的问：“昨天有没有一个山里人找你做褂子？我叫她来的，年尾我哪里忙得开，她又啰啰嗦嗦。”

袖套师傅想要道谢，又有些不好意思，便嘿嘿笑了两声。

铁师傅进了门，劈手夺过新衣一看，顿时乐不可支。袖套师傅更加难为情，想要辩解，话儿只在喉咙打转转，说不出口。等到铁师傅走远了，这才轻声说：“一棵小草有一滴水露水养着呢。”

襟扣上好，彻底完工了，袖套师傅不敢像往常那样把成品挂在墙上，而是放在裁剪台里角。

午饭过后，金师傅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小徒弟，十八九岁。明明是专程而来，却不肯进门，只在檐下立定，说：“我们路过这里——昨天有个山里人要做褂子，我没有接，铁师傅也没有接，你肯定是接了吧，应该做好了。你又不像我们，好几件衣服同时做。”

金师傅身材颇长，银须及胸，当真是气宇轩昂，在那儿一站，袖套师傅立时气屈，都不好意思出门说话，就在铺子里应道：“是有这么一个人，都是你们不接的活。”